

杜魯門總統

向美國會建議設立
統一國防部意見書

史料局圖書室
印

松崎
五十一

國防研究院編印

二十之書叢白黑

本日的日今

著 壁 冷

行發社書叢白黑海上

日六十二月二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杜魯門總統

向美國會建議設立統一國防部意見書

譯自杜魯門總統致國會咨文

我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對國會致詞時，曾說過將於國會本屆閉幕期間，不時把我們的國家安全的整個連續性的計劃，告知諸君，當時我亦指出，美國現在必須趁着全國民衆仍然記得在此次戰爭中美國因為毫無準備而付出了何等大的代價這個機會，為自身的長久安全及時準備起來。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曾提出軍事訓練普及案，請諸君加以考慮，該項提案，就是美國安全計劃的一部份，原則是要使全國的公民都受有充分軍事訓練，能於必要時迅速動員支助一個並不龐大的軍事機構，國會對這個提案，已屢次舉行討論，用去頗多時間，我想在原則上此提案已獲得美國人民絕對多數的贊助了。

我們現正以每月遣散一百五十萬人的速度，遣散我們的軍隊，照道理說，我們實在不能盼望那些此次大戰中替我們殺敵致果的健兒將來再服兵役，所以儘可能提早實施普及軍訓，建立一個數量的後備軍，以便在美國萬一不幸而需要後備軍時，不至徬徨無措，還是一個最重要的措施，倘國會對此最重要最急迫的措施一味延宕不決，則諸君將無從委却重大的責任。

爲了國家安全及世界和平起見，我今天要再向諸君作另一建議，我建議：國會應通過一個法案，把陸軍部和海軍部合併起來，使成爲一個國防機構，在發展一個完整而有延續性的計劃以保障美國的未來安全和世界和平安全的進程中，這亦與普及軍訓一樣，是另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

此次大戰中鉅大犧牲及屢瀕絕境的艱苦經歷，昭示我們陸海空軍，無論是在美國國內，或在世界其他各地完成任務，指揮必須統一。

四年前美國受敵人突襲時，我們沒有這種統一的指揮，我們亦的確爲了陸海空軍的指揮沒有統一，而付出莫大的代價。

在一九四一年，我們有兩個完全獨立的機關，它們中間並沒有聯繫與合作的好習慣，倘若起了甚麼爭執，倘若陸軍部與海軍部對設計中的某一點，或行動上的某一問題無法意見一致時，祇有美國總統有權作最後決定，而兩部均肯遵行，而且在一九四一年，美國的空軍還未曾組織得與陸海空軍有同等地位。

當時我們補救這種缺憾的權宜辦法，是創立聯合參謀部，這是一個由總統的參謀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空軍總司令合組而成的一個委員會，在聯合參謀部的下面，又組織了許多特別委員會，集同這部門的工作人員，聯同擬定戰略計劃，并使各部的軍事行動能互相聯繫，這種聯繫當然比完全沒有聯繫好一些，但並不是統一指揮。同時，我們在各戰區成立統一指揮部，向着統一指揮的目標又前進了一些，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任何大規模的軍事努力，若想陸海空軍三種武力皆能出其所長，作最大的貢獻，就需要通盤籌劃及控制，假使我們在作戰初期未曾採取統一作戰指揮的原則，那末我們的作戰努力，無論是多麼英勇，結局或者都會失敗的。

但我們在華盛頓，從未有過與這個相類似的統一指揮，因為駐華府辦事的那些領導者，事權未能劃一，所以在戰場上，美國軍事行動的統一性，亦由於訓練的互異，主義的互異，通信方法的互異，給養及分配制度的互異，而大爲減弱了。

是的，不管這些障礙是多麼大，我們終於獲致了勝利。但現在是估定價值的時候了。我們應廢止那些陳舊的組織形式，爲未

來的美國建立最有效率，最合經濟原則，而且祇有最富強的國家，纔能作得到的一種軍事力量機構。

本人極力作此主張，認為這是保障和平最好的辦法。

美國要為世界維持永久和平的善意，現在已不再有一個國家對之懷疑了。在努力建立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這事件上，美國已把自己的用意顯示出來。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尤其是曾身歷納粹，法西斯，或日寇鐵蹄之蹂躪的那些民族——均深知，除非聯合國有充分的實力準備在任何緊要關頭，出來執行維持永久和平的願望，則這種要有和平的願望是徒然的。以往鼓勵侵略行為及戰爭廣大的各種因素中，最大的一個因素，就是：美國不願實實在在地正對這一個事業，而且它不智慧地，在侵略國家的武力尚未充分準備之前，拒絕以武力支持自己的維持和平的宗旨。

我們的敵人已經投降，很明顯地，美國人民的一部份急於淡忘此次戰爭的一切，尤其急於淡忘那些防止未來戰爭所不可忘記的，但很殺風景的因素。

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我們都必須一致承認：我們所獲致的勝利，已把一種長久領導世界的重責，放在美國人民的肩上。世界未來和平的能否實現，多半要看美國是否表示自己真有負起國際領導責任的決心，美國是否願意維持那種在保障和平，抵抗侵略時所非常需要的作戰力量，美國必須與其他聯合國步驟一致，願意為保障世界，制止未來的侵略戰爭，作種種必須作的犧牲。簡單地說：我們必須準備維持充分的軍事力量，時時在準備，隨時可出動，使任何未來的侵略國家知道這宣布了維持永久和平決心的美國，是言出必行，絲毫不肯馬虎的。

倘若我們不乘此時機作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改善美國國防機構中的各種缺點，我們就是將國家的安全冒絕大的危險。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所需要的聯繫和統一指揮，無論是多麼大，但倘若將來再有一次破壞世界和平的侵略戰爭爆發時，則這種需要必然比此次戰爭所需要的更大得多，技術的進步，已使陸海空軍比任何以前時代更為互相倚賴，而不可分離。從前劃分陸軍的戰場與海軍的戰場的那些界綫，實際上已被塗抹無餘。萬一將來再有一次全球性的大戰爭，那必然是在陸上、海上、和空中同時作戰，用着各種具有空前驚人速度及空前驚人射程的武器作戰。

還有，我們必須假定，下一次大戰的臨到，將比此次大戰更為突然得多，而且將立刻打擊美國。我們不能盼望再有機會可以一面作戰，一面從容試驗在軍事組織方面，在各部門合作方面各種新的試驗。「真正準備」這名詞的意義現在已不僅指在軍火及軍隊數量上有了準備，它而且指在組織上亦有了準備。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有平時建立一種完善的軍事組織，俾能於突然受到襲擊時，不必臨時在機構方面和習慣方面作何澈底的調整，即能迅速應付危局。

基本問題是：甚麼組織纔能在戰時替美國指揮各方最有效地運用其軍事資源，在平時給與我們最有效的維持和平的工具。我武裝力量的數量成分及組織作此過渡，實能決定美國未來首年間國防工作之效率高低及費用多少。

一九四一年以還，總統已依據戰時權力法案對陸軍海軍兩部的組織，多所改進。除非美國國會乘上述的各項戰時權力尚未失效之前，對此有新的措置，則陸軍部和海軍部自然將回復到戰前的狀態。這會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聯合參謀部並不是一個統一指揮部。祇是一個委員會。其成功與否，全要看組成它的那些機關自勵合作的程度而定。在國難極為嚴重的戰爭期間，它們自然很肯密切合作，但在平時，情形便會迥然不同。切不可以為：聯合參謀部以其現刻之組織將來担

在支配平時資源的工作時，亦會像從前決定作戰計劃和執行作戰計劃時那樣的有效。當國防經費預算漸漸緊縮，各利害觀點不同的派別在政策和戰略主要爭論點上，取更堅定的立場時，自必更難獲致全體一致的意見。

前在作戰期間，我們很明白地看出：無論在進行作戰中照著本提案的獻議，改善美國武裝隊伍的組織。現在我們的敵人已經投降，在請國會立刻着手改善那管理武裝隊伍的組織。

繼續在表面上研究這一問題，已沒有多大意義。我們手頭上已有充分證據指出，毫無疑問地，美國需要一個統一軍事指揮的部門，有很多應當設立一個統一事權的部門之理由，已在公衆討論及國會小組辯論中被提出過。依我看來，現有的陸軍海軍兩部應當合併的最大理由，有以下幾種：

(一) 我們應當有整個的戰略設計和一個統一的軍事計劃及預算。

和平來臨以後，我們不僅須繼續現有各種可作完整的設計之便利，而且必須把這些便利加強，這是很明顯的。我們不能容許我們國防聯隊的陸軍人員、海軍人員、空軍人員老是這樣缺少聯絡行動不能一致，各自根據關於我們所需軍事編制的不同的假定，擬定它們自己的計劃，并且公然為增列預算而競爭。

戰略、計劃、預算這些原是同一基本決定的各方面。憑着我們的科學家和情報工作人員所給與我們的消息，我們必須對任何未來的外來突襲之可能性質，作最智慧的估計，然後隨即根據這點估計決定應如何組織及展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并依照這整個計劃部署所有可用的人力，物資及經濟資源。直到現刻為止，美國軍隊迄未為其本身的組織及平衡性作過甚能通盤的籌畫。陸軍和海軍的計畫及預算，均係分別擬定，各以完全不同的，互不關聯的任務及職責為根據。這些分別擬定的計畫書和預算表，每

每直屬離開了軍事當局手，而且離開了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之手，纔被放在一起，當作一件事情辦理。調解兩部間紛岐的整個責任，一向是由總統和國會負起的。

這次大戰已昭示吾人：美國的人力和原料資源並非是無限量的。我們必須趕快設法把這些資源合理地分配與各欲壓倒對方的隊伍，並知道爲使陸海空軍之間合力完成任務起見，亦亟需把責任合理地分配一番，這纔能說是對以上真理，有所了解。

根據本人供職國會期間的經驗，我知道：靠着陸軍海軍兩部分別送來的呈文，在各不同的小組委員會中不連續地，偶然給予我們一些片斷的印象，而要對於整個國家安全的各種需要適當地鑑定，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惟有把各種武裝隊伍交給一個部門管轄，國會總能享有祇須檢討一個配合完整的安全計劃之方便。

(二) 我們應當作到統一軍用品供應及軍隊勤務工作管制，所能夠給予我們的經濟掙節。

有許多的陸軍海軍間活動及便利重複的實例，在國會歷屆兩會時，曾被提出。此次作戰期間，我們在統一戰略設計和戰區指揮上所達到的程度，與那普遍存在於整個軍用品供應和軍隊勤務工作中的各自爲政的作風，截然不同。

要使陸海空軍三方面的軍用品供應工作，軍隊勤務工作，相互配合到絕對理想的程度，那是永遠作不到的。陸軍部對它自己機構中的一切重複之處，迄今尙未能去除淨盡。海軍部亦是如此。但由於這兩部之間缺乏聯繫而引起的浪費，必然比每一部門內部各單位配合不靈所引起的浪費大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倘若我們能使陸海空軍三者之間合作，到現刻每部門各單位之間合作的程度，我們就可以節省很多的人力與物資了。

例如，陸軍海軍兩部合併，一定可以減少我們所必須生產的

供應品數量。例如，供應品需用量的計算，總是首先計算須供應每人若干種物品，這是底數之外，必須加上一個餘裕數，以策安全，以便須把各種物品存倉。運輸遲誤，交貨機關倒閉，及發生別種意外時，能夠用這項餘裕的物資濟急週轉。倘若供應的機構及事權是統一的，政府就能在這種餘裕物品項下擲節甚多。因為當任何一個供應機構所經手的供應品數量愈大，則所加上去的準備物品數量的百分數就愈低。

同樣地，陸軍和海軍兩面，都必須在它們軍用品製造廠、貨倉、醫院、飛行訓練機場，及別種陸海軍都需用的建築之必需底數以外，加上餘裕數量，以策安全。當這兩部所需的物資合併而統籌辦理時，則餘裕項的總數量，便可減少了。對於他們的工作人員，情形亦復相同，陸軍與海軍在估計本身需要多少的醫生護士，技巧機械工匠，和其他專門人員時，都必須加上一個餘裕數，以策安全。倘若陸海軍分別估計其工作人員人數，則此項餘裕數的總額會比較大得多。還有，目前在許多地方，陸軍海軍均須同時出動服務，但由於環境性質的不同，遂致所有各種服務工具及人員未被充分利用。倘若在每一個地方把兩部的服務工具及人員合併起來，這便是另一個擲節的辦法。

我還能夠舉出其他重複浪費的例子，商人們必須應付各不同方面的顧客，這些顧客或者要用不同的說明書來訂購本可用同一項說明書規定的貨品。而且在這些工廠裏，陸軍部海軍部均駐有督工員。此次大戰期間，有好幾次因為這一部門把某種物品全部搜購了去，而另一部便完全得不到這裏物品應用。各別運輸，和各別儲存，均需要更大的尋常開支。

是的，此次戰事進行期間，陸軍海軍兩部日益密切的合作，減少了許多浪費和無謂衝突。但自動的合作，在這種事項上是永不會十分有效的。它們上面若祇有一位長官，當然會比受分別指

揮時能節省更多的物資和人力。

(三)我們應採用一種最能培養軍事部門與政府中其他部門通力合作精神的組織機構。

我們的軍事政策和計劃，祇是我們要獲致安全及和平的整個計劃中的一部分而已。這整個的計劃是很多方面的，因政府中的很多機關均必須參加這政策的執行。

例如，我們的軍事政策應完全與我們的外交政策配合一致。我們必須把軍事政策如此擬定，使它支持並表現美國對聯合國組織的義務，必須看我們在外交方面的成功或不成功，而隨時予以調整，必須表現出，我們對別個強國所能作的事和所想作的事，洞悉無遺，我們的外交政策亦同樣地應當審量美國的軍事資格，及我們軍隊的戰略力量。

一個完整的安全計劃，還有其別的重要方面。一個孤立而無支助的軍事計劃是沒有甚麼用處的。在平時，必須有一個工業動員的計劃支助它。若遇工業資源及原料資源不敷，則須另有一個開發的計劃來支助這軍事計劃。科學研究的計劃必須為軍事目標研究而向前推動。研究所得，應全部被配合在國防計劃中。至於情報工作人員所取得的資料，則當應用在所有各有關方面。

要擬定並執行一個包含上述這些活動的，綜合的一貫國家安全計劃，已是極為困難的工作，倘若政府的部門和機關數目愈多，而政府的高級行政人員又必須把它們的政策和計劃，不斷予以調整配合，則這工作就愈加困難。但是這些機關的數目減少後，工作就可以簡化了。

陸軍海軍兩部併合，足以使美國軍隊與政府中別個部門為各種共同有關事項交換意見，及獲致同意的便利及速度，大為加增，亦必能減少文官的長官討論及解決兩部間各種紛歧意見的麻煩到最低限度。文官長官們的主要職責，本應是更重要的一種，其

立一個綜合性的國策，而不應勞神於調整這些瑣碎的糾紛。

(四) 我們應當規定一種最有效的辦法以文官管制軍人

以文官管制軍事機關，乃是我們民主概念中最基本的一個觀念。倘若總統與國會祇任命一位閣員在執行那種管制上明白地直接負責，那末，文官管制軍事機關這種民主的概念，便可大為加強。當軍事機關由兩位文職的部長分別負責時，每一個部長就勢必把自己的精力和眼光限於該軍事機關的一個片面。結果，在決定許多重要問題時，本來文官長官的意見，是應具有決定性的，但兩部的部長因為所主持的部隊不同，派別不同，而不知不覺各持己見；於是真正的文官管制軍事，除了總統與國會外，仍無何人能夠實行。此次戰爭爆發後，及作戰期間，陸海空軍聯合作戰的需要，和對軍事問題作各種客觀建議的需要，勢所必然地把現存的唯一聯合組織，而且是最近於我們所想要有的一個組織——聯合參謀部——的權限擴大。但聯合參謀部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機關，文官管制軍事之責任，應被很明確地加諸一個在總統下專司其事的文官身上。這制度需要一位掌管美國整個軍事組織的部長負責，而由一龐大的文員幹部協助之。

有人害怕這樣一個組織或將把過分大的權力授給某一個人。很怕這麼大的軍事力量集中後，會使美國走上黷武主義的途徑，但這種疑懼是沒有根據的。只要美國的傳統政策讓一個服從總統、國會和民意的文官，作這個部門的首長，——這種政策未被破壞，則我們絕對不用為上述之事擔憂。美國民主的安全，是奠基於美國人民具有真正健全的意識和不可動搖的信念，這一事實上只要他們繼續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就無須害怕他們民主的自由將瀕於危境。

(五) 我們應當在組織上給予空軍以同等地位

空軍業已發展到一種程度，其所負的責任完全與陸海軍同等

而它對我們戰略計劃的貢獻，亦與陸海軍同樣偉大。作戰時，空軍在執行一個全盤計劃中，是被授給一部分任務的。這次戰爭中，我們終於不得不承認這些事實，而在各主要統一指揮的機構內，給予空軍以同等地位。要達成給予空軍同等地位的目的，在一個部門或三個部門的組織下，均可作到。但在兩個部門組織之下，則絕無可能。至於在一部組織與三部組織之間，選擇一種，前者當然比後者好得多了。祇有一個管理軍事部門的優點，當我們假定將來必須設立三個部門以代替現時的兩部制度時，乃更為明顯。有了三個部門，勢必使陸軍部與海軍部之間，政府各機關與陸軍海軍兩部之間現有的各種聯繫配合問題，比現在複雜得多。

內閣不僅是一個執行各種不同政務的行政官集團，它的綜合判斷亦將被總統用來擬定政府的各種基本政策。在這一個其目的在對各種有關國家政治生活的問題作集思廣益之檢討的集團內，假如有三位閣員來代表國防的三個不同方面，則結果必致發生不適當及失去平衡的現象。

身為陸海空大元帥的大總統，實在不應躬親處理陸海空軍的聯繫問題。既有很多的其他重要問題擺在他面前，我們就斷不能期望他對國防軍各部門的組織、訓練、或辦事習慣等瑣屑事項保持平衡。總統應能將此種調整配合的工作，放在一個兼任閣員的文官部長手中。

(六) 我們應當為海空聯合作戰的統一訓練制度建立一個最便利的機構。

不論未來的戰爭將採取甚麼形式，我們準知道，屆時我們的海陸空各兵種，必須為達成很多種任務而密切配合其行動。此次大戰中的太平洋之役，就是陸海空軍共同作戰與聯合作戰的一個明顯例證。雖然我們獲致了成果，但這戰役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任何兵種的官兵對於其他兵種的能力、用途、行動和短處，皆無充分瞭解。

這種瞭解，並非是無論何時，我們計劃了一次陸海空的聯合作戰，並組成一個特種混合部隊後，可以立時養成的。士兵在作戰時怎樣動作，全要看他們從前所受過的訓練，教導和經驗的總合是怎樣的。

我們所想要有的機構，乃是這樣一個機構，最能產出一個完整的訓練方案，在合宜時舉辦混合訓練的工作，並允許那些已被指定擔任某一種任務的軍官們，於學得其本身專門學識後，亦可直接獲得關於其他兵種的知識。而最能裨助於此種統一訓練及教導的機構，就是一個統一事權的國防部門。

(七)我們應當將我們的有限資源為科學研究作有系統的支配。

在軍備上，任何方面都沒有科學研究這麼重要。我們必須使現有有數可用於軍事方面的科學傑出人才，有系統地專心研究那些最有把握的問題，和具有最大威力的新武器，而不管那些武器將被陸軍、海軍，空軍那一部門軍所採用，我們實不能堪由於工作重複而再繼續虛耗我們的任何科學資源了。

這並不是說，一切的陸軍實驗室與海軍實驗室，均須立即合併，與或終久要合併起來，我們的目的應為：一面保持它們的創造精神與進取精神，一面去除重複的工作和勞而無功的工作，只要我們有一個組織機構，把配合各兵種部門活動的責任放在一個高級長官身上，這目的就可以達成。

(八)我們應當在各遙遠的外圍某地統一軍事指揮。

在我們每一個遙遠的外圍基地，所有的軍權皆應交在一個指揮官的手裏，他的維持安全的責任，必須至為分明，而且萬無可以推諉之理。他們所接到的命令，全是駐華盛頓的一個高級當局

發出的。在一個美國外圍基地的偵察機，要達裝置，情報和反間諜措施并非是預備給各種兵器爲各種不同目的而使用的。把各種兵種的指揮統一起來，實比我們現在的組織更能保證我們在戰場上的繼續保持統一合作。

(九) 我們應有一貫的及劃一的人事政策

在戰爭期間，陸軍部海軍部的人事政策，曾呈現許多分歧。它們開始用不平的待遇爭取某幾類的工作人員，並且差不多在人事管理的每一方面，都不斷互相競爭。在升級的速度上，在遴選軍官的辦法上，在後備軍官出路的規定上，在頒發獎章勳章的規定上，在津貼與退役的計分制度上，陸海軍皆各有其不同政策。

這種矛盾現象，是很要不得的。唯有建立一個統一事權的組織，此矛盾才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

改組的建議

任何實現這些建議的法案，都不能立即詳細規定達成兩部合併的終極組織計劃。這種法案只能規定這合併而成的部門中高級當局的一般組織。

本人建議：海軍陸軍兩部的改組，應該依照下列的各廣泛原則：

(一) 應祇有一個國防部，這個部門應該負起國防安全的全部責任，並應該由現在包括在陸軍部和海軍部正式軍隊及民團組成之。

(二) 這一部門的首長，應該是一個文官，同時原任總統內閣的閣員，他的職位，將名爲國防部長；在他下面應該有一個文官次長和好幾位助理次長。

(三) 國防部應設三個并列的分司，一司陸軍，一司海軍，一司空軍。由三個助理次長分掌這三個司。海軍部當然得保留它自己的航艦、機隊、軍艦、機隊和水上機隊。當然海軍陸戰隊，

亦將仍然是海軍部的一個不可分離的二部。

(四) 國防部的次長及其他助理次長，得由總統和部長隨時視實際需要，選派擔任任何職務。

(五) 總統和國防部長應被明確授給充分權限，於必要時建立若干軍隊的和民團的中央聯繫和勤務的組織。上述組織中，有一些可交與助理次長管轄，還有些可被組或為直隸中央的勤務組織，再有一些可被組織在高級軍事參謀部內，使國防部的軍事領導工作可日趨強固。我想，我們現在還不能夠逐一說明這些組織的確切性質。這些組織必須由總統和部長經過相當時期作為他們行政責任中的一個一正常部份，予以注意，才能發展到完備地步。國防部內這些全部性的成份，其所具有的足夠力量——和分開辦事性的成份，恰巧相反——自會保證陸海軍最後能真正達到統一合併的程度。總統和部長的建立，全部性的聯繫，及勤務組織的權限，應不受任何限制。

(六) 國防部應設參謀總長一人。三個並列的分司（陸軍海軍和空軍），亦得各設司令一人，分掌其事。

(七) 參謀總長和部內三個並列司的司令，應合組一個顧問團，供國防部長和總統的諮詢。總統、國防部長，以及其他文官當局與國防部內三分司中任何一司的司令，為了基本軍事戰略及政策，和分派預算款額等重大事務，交換意見時，可不受任何阻礙，並且，國防部內的重要職位，應從海陸空各部門遴選軍官充任，俾國防部的主見可不為任何方面所左右。

再加上一個預防的辦法，就是最好能使參謀總長一職，凡遇合乎實際需要及合宜時，由各軍事部門的人員輪流擔任。——至少在剛合併後的演進期間，應該如此。被任命作參謀總長那位軍官的任期，應該比較為短，——定為二年或三年，——除非在國會宣佈戰爭的緊急時期，他的任期不應超過上述期限。

各軍事部門的統一合併，應被視為百年大計。我們都承認，此事前途複雜和困難的地方很多。把以上綱要所舉各點制成法案以後，就可以供給我們一個目標和一個初步的工具。憑着這些，部內目光遠大的領導者（包括軍隊和民團的領導者）便可把真正的合併付諸實施。所謂合併，萬不僅僅是組織的簡單問題，在整個國防部的機構裏，我們需要新的觀點，新的主張，和新的思想習慣。可是在這比較閒暇的和平時期，我們就應利用那些給予我們勝利的參謀人員和戰區司令的技能和經驗，立刻開始去建立國家安全的最有效機構。

一個事權統一的合併部門，一旦建立完成，採取其他步驟以完成整個國家安全的計劃，便容易得多了。國務院及陸軍海軍部聯繫委員會成立後，在達到一貫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方面所建樹的，已遠超過草創的工作了。關於軍事研究的問題，我上次咨文國會時，曾建議設立一個聯邦研究所。其任務之一，就是推進和聯繫有關國防和國家安全的基本研究，建立一個聯繫性的關於整個政府機構的情報工作。現正開展中，將來待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以保證一個廣泛和聯繫性的國家安全計劃有更明顯的需要時，我自將貢獻適當的意見，或採取必需之行動，以達成此目標。

國內人民對各軍事部門內及參議院，以及眾議院中各委員會所舉行的自由討論，都感到明朗和欣慰。而國會，人民、及總統，因為它們把這問題弄清楚了，都得到許多益處。實在，要弄清楚這問題，除了自由討論以外，亦別無他途可循。不論某些顯著的高級軍官和文官對此事如何堅強反對，我可向國會諸君保證，一旦陸海軍的合併被定為美國的國策後，則任何軍事部門中，都不會有一個軍官或文官不努力合作，使這合併計劃成功。

我作此建議時，深知我們是在從事於一樁最困難的工作。但

我很有把握，當這件工作完成後，美國就會有一個更理想的軍事組織，更能克盡它在美國建立和平及安全大業中所應盡的責任。
 杜魯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於白宮。